



tibusungu 'e vayayana
汪明輝

創造原住民族語的生態空間

原住民族言語の生存の場を創る

Creating Eco-Space for Aboriginal Languages

tibusungu 'e vayayana 汪明輝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長期以來，筆者目睹了台灣原住民族語言運動及保存的各種努力策略，也曾參與鄒語教材編輯工作，寫過一些文章，近年參與族語認證事務，乃至族語辭典編撰，目前擔任原民會族語發展委員。

30年前，在我大一時就開始擔任語言學家的鄒語報導人，其後往來幾所學校語言學系所，接觸許多著名學者及語言學博碩士生，跟著語言學者校訂過董同龢《鄒語研究》(1963)。在過程當中學著做為語言學家認知鄒語與誇耀鄒語的奧妙，卻也瞭解到鄒語及其他原住民族語消失的快速，尤其對照上述那麼多的努力，更令人沮喪，鄒語竟也面臨陷入「瀕危語言」之境。這使我想起來國北Cheyenne族原住民學者Richard E. Littlebear博士在

1996年為一本《Stabilizing Indigenous Language》論文集所寫的序言。

Littlebear博士的警語

Littlebear博士在序言裡一語道出美國印地安人過去許多語言保存與振興的方法，其實是一串失敗的故事，關鍵是這些方法，似乎遺忘原住民族語所以能傳承至今，靠的是口說傳統 (oral tradition)，卻把焦點放在拼音符號或教學工具，以致少有達成口說族語的效果！換言之，儘管累積了各式文字符號所編寫的圖書字典、影音資料，卻獨獨缺乏實際說族語這個終極目的。漠視口說傳統，往往是導致原住民族語教學失敗的因素，才導致我們現在一直累積失敗。

Littlebear博士以祈禱文語法串聯成猶如醒世警語般的

句子：

『有人說：讓我們來用文字書寫我們的語言吧！我們做了，我們（美國印地安人）的語言仍然消亡！』

然後說：讓我們為我們的語言編輯字典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那我們為自己的語言接受語言學訓練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讓那些會說我們族語的人受訓成為語言學家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讓我們申請國家雙語教育認證文憑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讓學校教我們的族語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讓我們搞一套與文化有關的教材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讓我們使用語言萬事通來教我們族語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讓我們為說族語的老人錄製錄音帶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讓我們來為說族語的長老拍攝錄影帶並且做些文化活動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接著，讓我們將說族語的人想辦法放在CD-ROM吧！我們做了，我們的語言仍然消亡！

最後，讓我們請急凍人將剩餘的能說族語的人急速冷凍，等待新的科技尋獲他們就可以解凍然後復活，那時我們就有現成說族語的人了！』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論斷，簡直匪夷所思，因為這些方法在台灣都曾做過或正在

設計與創造一個新的族語空間，原則上，這空間可以讓族語在自然不受外力干預、愉悅和真實的情境與氛圍中被說出來……

做，且多數的人都相信將會有效，何來失敗？關鍵就在能說卻依然不說，所以最後恐怕也跟美國原住民族語一樣，仍將消失。因此，我們應該要關切的不只是族語能力，而是心理與態度問題，亦即我們是否如 Littlebear 所說，遺忘了「族語是要說的」這最直截了當的方法，卻花費過多心力在工具面和技術面。

創造新的族語空間

我們應該要針對不說族語的心態來認真思考，設計與創造一個新的族語空間，原則上，這空間可以讓族語在自然不受外力干預、愉悅和真實的情境與氛圍中被說出來，最終

極的族語空間應該是各族自治區，這區域應是以傳統領域為基礎的族語保護區，區內包括家庭、社區、領域內地標、建築等皆以族語為首要的正式語言標記。

就族語教學而言，自然不受外力干擾，指的是族人自主地發展自己的方法，沒有外人介入干預，亦即自決。愉悅空間指的是沒有包袱、考試、心理障礙以及津貼考量（免費的）等前提條件，是愉快動人之生活中的交談互動。真實指的是真人與實境場景，是不插電的現場，架構在原有社群結構關係倫理之上。在這裡，長輩、父母、青少年、孩童、兩性各司其職，以互動方式用族語交談，在真實的樹林、溪流、花鳥野生動植物、小米田、家屋等場景使用族語，通過真實空間重建，重現社會倫理，自然愉悅盡情地說族語，串連社群心靈，進而重建社會和地景交織的語言網絡，這語言肯定是活躍而有生命力的，其意義絕不同於辭典、光碟或族語教材中的抽離社會脈絡現場的語言。◆